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

長沙王先慎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爲百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

則內外爲用內外爲用則人主壅。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內外爲用四字顧廣圻云藏本今

本重今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驚懷

據增刷。先慎曰張榜本趙本刷作尉盧文昭云藏本作刷凌本同

北齊書顏之推傳觀我生賦云祇夜語之見疑寧懷尉之足

恃夜語當亦本此今此作久語未定孰是刷本作尉則尉字爲

誤明矣顧廣圻云以下當有故字主當作富見下文刷今本作尉誤說文刷本作尉云拭也蓋巾帨之屬可用以拭者俞樾云

按顏賦疑古本韓子久語作夕語古人朝見謂之朝夕見謂之夕其患在胥僮之諫厲公。先慎曰乾道本諫作權顧廣圻云

下文胥僮長魚矯諫曰又諫曰與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矢也
諫字兩見作諫者是改從今本

權借一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先慎曰臣是上故字衍

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

患其說在衛人之夫妻禱祝也先慎曰乾道本夫妻作妻夫盧文昭云夫妻舊倒今從張本

與後文同先慎按張榜本亦作夫妻今據改故戴歇議子弟而三桓攻昭公先慎曰攻張

榜本誤公叔內齊軍而翟黃召韓兵顧廣圻曰說黃作璜按黃璜同字太宰嚭

說大夫種大成牛敎申不害盧文昭曰韓策史記趙世家漢書古今人表俱作大成牛此牛字

譌後同先慎曰成史作戊通志氏族略四謂大戊氏晉公子大戊之後或謂殷大戊後案徐廣史注云戊一作成與韓策及本書合則作戊者形近而誤也路司馬喜告趙王先慎曰呂倉史後紀十注又作郈古字通

規秦楚先慎曰下作秦宋石遺衛君書白圭敎暴譴

荆本書荆楚並用

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門人

捐水而夷射誅

先慎曰門人當作門者

濟陽自矯而二人罪司馬喜殺爰

騫而季辛誅

先慎曰乾道本無誅字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此下有誅字按脫一字未詳爰袁同字也先慎按

下文司馬喜與季辛惡因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爲季辛也因誅之明此脫誅字今依補

鄭袖言惡臭而

新人剗費無忌敎郅宛而令尹誅

先慎曰忌下說作極左昭十五年傳作極史記侯表楚

世家子胥傳呂覽慎行篇淮南人間訓吳越春秋作忌極忌聲近通用

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故

燒芻廩而中山罪

先慎曰下廩作廩

殺老儒而濟陽賞也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

先慎曰乾道本尸作市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市作尸按句有誤先慎案

尸字不誤尸主也其尸主之謂其君主之也下云國害則省其利者卽指君言今從藏本今本改

有所害必反

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其
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黍種貴而廩吏覆是以昭奚恤執販茅
而不僖侯譙其次。顧廣圻曰藏本今本文公髮繞炙而穰侯
請立帝

有反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
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
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廙爭而哀公果遇賊田常闕止
戴驩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先慎曰田常下說作其說在狐
突之稱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

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

先慎曰淫亂也靡非也人主之察既亂則舉事皆非

人主不

察則敵廢置矣

先慎曰此言人主不明敵之所務則敵得以廢置我之人才矣

故文王資費

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干象沮甘茂是以子胥宣言

而子常用內美人而虞虢亡

先慎曰乾道本宣下有王字無人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王字

美下有人字今據刪補

佯遺書而萁宏死

先慎曰趙本無宏字盧文昭云宏字脫張本有

用雞

猥而鄆桀盡

先慎曰桀一本作傑盧文昭云傑張本作桀後同

廢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

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僞得其說在

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襲鄴而嗣公賜令蓐

先慎曰說作

席

廟攻

先慎曰趙本作廟攻七盧文昭云此承上參疑廢置為言故不在六微中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此下有七字誤先慎案經既明言六微則不應有七字此接上文而來並不應另標廟攻

二右經

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

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

之於魚

先慎曰老子云魚不可脫於淵

賞罰者

先慎曰乾道本賞下提行盧文昭云凌本連上是今據

改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

讐之以為德君先見所罰則臣讐之以為威故曰國之利器不

可以示人

先慎曰喻老篇國作邦此作國漢人改也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與故作故與誤先慎曰久

當作夕下懷左右刷則左右重

先慎曰張榜本趙本久語懷同說見上刷作尉誤下同說見上

刷小資也猶以成富

顧廣圻曰此下當有取重二字

況於吏勢乎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

先慎曰一本不提行盧文弼云本提行

胥僮長魚矯諫曰大

臣貴重敵主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

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

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間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

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

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

先慎曰事見左成十八年傳

州侯相制貴而主斷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對曰無有如出

一口也

燕人惑易故浴狗矢

先慎曰乾道本惑易作無惑案無惑則不浴矣下文公惑易也明無惑乃惑易之

譌今據張榜本改此

燕人其妻有私通於士其夫早自外而來

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

口其妻曰公惑易也

顧廣圻曰四字爲一句

因浴之以狗矢一曰燕人李

季好遠出

先慎曰乾道本重好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不重好字先慎案藝文類聚十七御覽三百九十五及四

百九十九引不重好字今據刪

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至

先慎曰乾道本至作之顧廣圻曰今本

之外也作至字是改從今本御覽四百九十九引作李季至三

百九十五引作季忽歸藝文類聚作季至皆非元文不足據

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

慎曰藝文類聚引無中字其室婦曰作妾曰

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

也

先慎曰御覽引公子作士下同伴作陽

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

人也家室皆曰無有

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趙本皆有曰字藝文類聚御覽引並有曰字今據補

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爲之柰何曰取五牲之矢

先慎曰乾

道本牲作姓盧文昭云姓一作牲藏本作性似牲之譌先慎案御覽引正作牲今據改左昭十一年傳杜注五牲牛羊豕犬雞

也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一日浴以蘭湯

顧廣圻曰此亦劉向校語本卷上文云

矢一云屎下文共立一云公子赫皆同例與舊注相混而實非舊注也今山海經晏子春秋皆多如此云者韓子當不止三條

殆經後人刪去之耳

二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

顧廣圻曰句絕故與下文布韻

得百

束布

先慎曰乾道本束上有來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此不當有先慎案來即束字形近誤衍藝文類聚八十五御

覽五百二十九八百二十引並無來字今據刪

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

先慎曰藝文類聚引句末有矣字

荆王欲宦諸公子於四鄰戴歇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鄰四鄰必

重之

顧廣圻曰二句荆王之言也上無曰字古書多此例

曰子出者重重則必為所重

之國黨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

顧廣圻曰此

下當有一

魯三桓公偏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公字按此

公偏當作偏公公謂公室也乾道本

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

叔孫氏相與謀曰救之乎叔孫氏之御者

。盧文弨曰張凌本皆無者字先慎曰御

者左昭二十五年

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

傳作司馬謖戾

於我孰利

。先慎曰乾道本脫上季字趙本移季字於與

皆曰

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而入

。先慎曰孟撞公圍也

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為一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

。先慎曰逐當為遂之誤

之下當有齊字事見左傳

公叔相韓而有攻齊。顧廣圻曰藏本今本攻作功按攻功皆

善也有讀為又相韓而有攻齊謂相韓而又善齊也下文云翟璜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其義相同藏本趙本改攻為功失之

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魏

。顧廣圻

曰藏本同今本魏作衛誤公叔因內齊軍於鄭。先慎曰鄭即韓也說見說林上以劫其君

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

翟璜。盧文弨曰璜藏本作黃與前同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魏王之臣也而善於

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為魏王構之以自重也。先慎曰構講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

昔天以越與吳吳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禍也。先慎曰今以天當作今若

吳子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太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

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

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也。先慎曰殺謂殺其使也吳當作吾文種自謂

故後嚭之譖種種之見殺實基如此

大成牛。先慎曰牛乃午之誤說見前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

。先慎曰以上當有子字下白圭相魏王請以趙重子於韓是
條子以韓輔我於魏語意正同此脫子字

子有兩韓我有兩趙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嘗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
先

慎曰拾補嘗

改常是也

呂倉。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昭云凌本別為條今據改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荆微

諷秦荆令之攻魏因請行和以自重也

宋石魏將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魏作衛誤衛君荆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

將宋石遺衛君書曰二軍相當。先慎曰乾道本軍作君顧廣圻云今本君作軍誤按依此上

文宋石石當作軍也先慎案顧說謬君與兩旗相望唯毋一戰軍音近又涉上文而譌當作軍今據改

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善者相避也

白圭相魏。先慎曰乾道本魏下有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王字今據刪暴譴相韓白圭謂

暴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三齊中大夫有夷射者

盧文弨曰此卽左定二年邾莊公夷射姑事而傳譌耳

御飲於王

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則跪請曰

先慎曰跪與危通足也說詳外儲說左下篇

足

下無意賜之餘隸乎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隸作瀝

夷射叱曰去

先慎曰乾道本叱

曰二字誤倒從張榜本改

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則跪走退及夷射

去則跪因捐水郎門雷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

溺於是則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

因誅夷射而殺之

王先謙曰誅責也與下乃誅其弘而殺之文句一例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因僞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已

王使人問濟陽君曰

先慎曰乾道本重濟陽君三字顧廣圻云今本不重濟陽君按此當衍今據刪

誰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

先謙曰言不足至此故設為疑詞王問左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為季辛也因誅之

荆王。先慎曰張榜本荆王以下至一曰並脫趙用賢云此以下近本俱脫失今從宋板校定所愛妾有鄭

袖者荆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王。顧廣圻曰王字下至乃誅甚弘而殺之藏本

脫甚喜人之掩口也為近王必掩口。先慎曰為當作若美女入見近王

因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美女

三人坐袖因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先慎曰亟急同字王言

美女前。王先謙曰此當再有美女二字近王甚數掩口王悖然怒曰。顧廣圻曰今

本悖作勃誤按悖悖同字後又多作悖剿之御因揄刀而剿美人。先慎曰御下當有者字一

曰魏王遺荆王美人荆王甚悅之

先慎曰藝文類聚十八引荆作楚美人作美女

夫

人鄭袖知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

爲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所

以養親

先慎曰子下當有之字此與下句文法一例戰國楚策正有之字明此脫

忠臣之所以事

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爲妒也因爲新人曰

先慎曰爲與謂古本通趙本

及御覽三百六十七引作謂後人所改

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

則王長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

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已知也

盧文弨曰已字疑衍顧廣圻曰戰國策云妾

知也先慎曰已卽人已之己不已知也言我不知也故王強問之正女子進讒常態無不字則與下文王強問之句不合策下作王曰雖惡必言之與此不同兩書不能強合當各依本書爲是王強問之對曰頃嘗言惡聞

玉臭

先慎曰張榜本惡聞王臭下用上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坐但掩口作掩鼻悖然作勃然末句御作御者王

怒曰剿之夫人先誠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先慎曰御可當作亟者因揄刀而剿美人

費無極荆令尹之近者也

先慎曰左傳邇無及也及譚極杜注邇近也陸氏釋文云近附近之近

郟宛新事令尹令尹甚愛之無極因謂令尹曰君愛宛甚何不

一爲酒其家令尹曰善因令之爲具於郟宛之家無極教宛曰

令尹甚傲而好兵子必謹敬先亟陳兵堂下及門庭宛因爲之

令尹往而大驚曰此何也無極曰君殆去之

盧文昭曰殆當作急吳越春秋作

王急去之王謂平王先慎曰事見左昭二十七年傳時平王已死吳越春秋誤作王殆猶必也君殆去之謂君必去之也呂覽自知云座殆尙在於門注殆猶必也盧說非事未可知也令尹大怒舉兵而誅郟宛

遂殺之

犀首與張壽爲怨

先慎曰爲猶相也上文季辛與爰騫相怨句法正同

陳需新入不善

犀首

俞樾曰入字衍文上文云司馬喜新與季辛惡與此條情事相同文法亦一律此云陳需新不善犀首猶彼云司

馬喜新與季辛惡也

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爲犀首也乃誅之

顧廣圻曰張

壽張旄也陳需田需也大致與戰國楚策所云張旄果令人要斬尙刺之爲一事傳之不同也王先謙曰上言犀首走此誅之疑逐之之誤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爲之請王

曰

先慎曰請下當有於字

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左

右因微令夜燒芻廐

顧廣圻曰廐當依上文作厩

王以爲賤公子也乃誅之

魏有老儒而不善濟陽君

顧廣圻曰今本無而字誤也

客有與老儒私怨者

因攻老儒殺之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爲其不善君也故爲君殺

之濟陽君因不察而賞之

先慎曰謂不察客固有私怨也

一曰濟陽君有少

庶子者

先慎曰乾道本者作有今據趙本改顧廣圻云少上有字當作之非

不見知欲入愛於